

大同文集

谢春池 / 主编

长篇散文卷

最后的母校

谢春池 ▶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DT · DT · DT · DT · DT · DT · DT · DT · DT · DT · DT

谢春池 / 主编

大同文集

长篇散文卷

最后的母校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同文集/谢春池主编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10

ISBN 7-5059-3431-7

I.大… II.谢… III.文史及理论—作品集—中国—近代 IV.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9) 第 36186 号

书 名:大同文集/长篇散文卷

主 编:谢春池

出 版: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026)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230 千字

印 张:11.8

版 次:2000 年 9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7-5059-3431-7/I·2605

定 价:15.00 元

《大同文集》

编委会

顾问:

卢嘉锡 童大林 黄克立

陈运泰 陈佐洱 潘懋元

秦麟征 施能业

总策划:

庄水坑 陈祝荣 陈 镛

王季节 张鹤立 谢春池

主 编:

谢春池

编 委:

谢春池 李正心 蔡辉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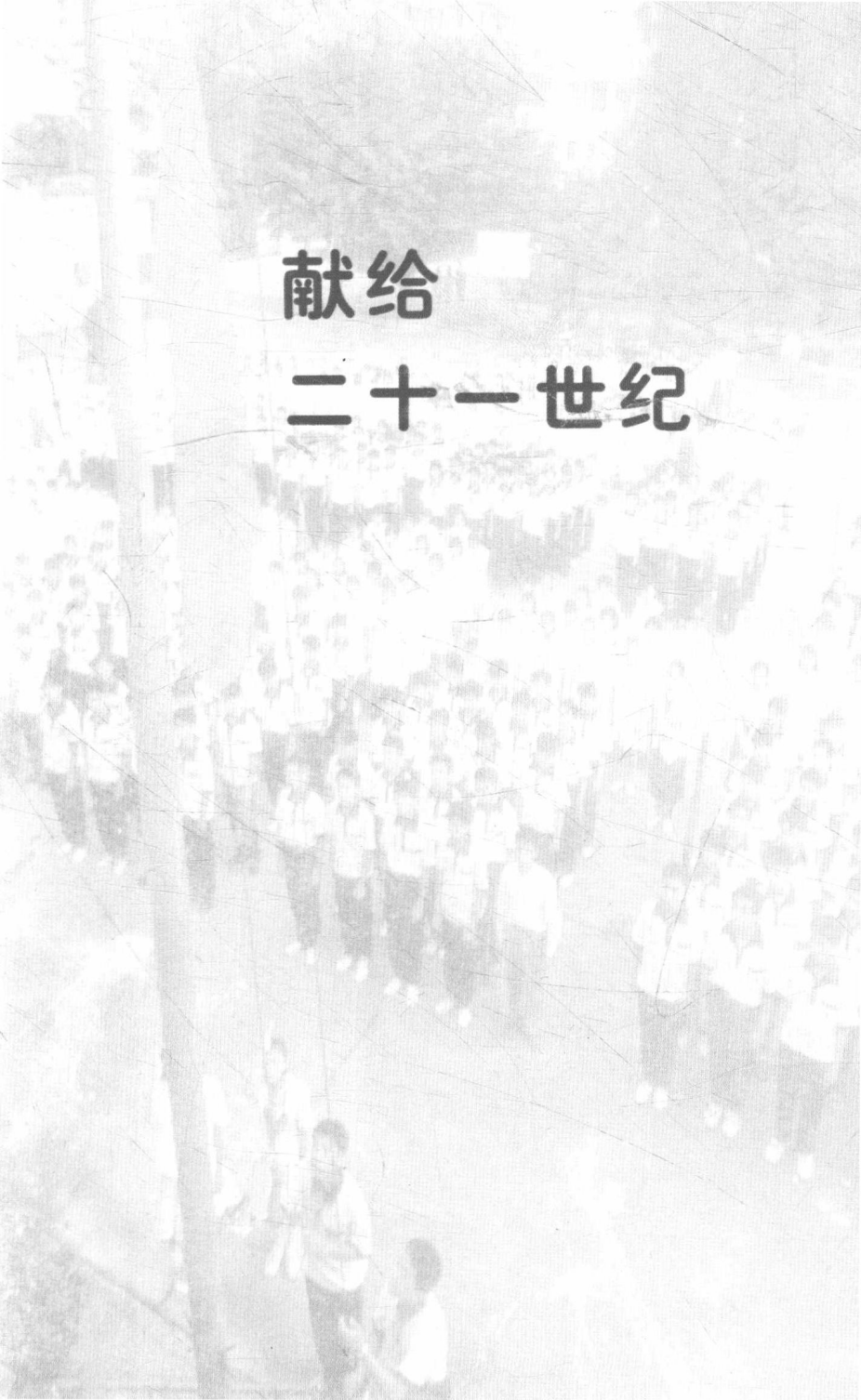
谢长妙 苏文木 陈慧续

姚文良 陈铭训 张伙宽

吕 红 李建林 傅扶风



献给 二十一世纪



吾日三省吾身：為
四化大局謀而不忠乎？
與國內外同行交流學術
而乏創新乎？獎掖後進
不落實乎？

讀曾子名言有感而作，並書此自勉！

盧嘉錫



一九八九年端午節

一个“文革”67届初中毕业的校友
在母校厦门大同中学建校七十五周年的
2000年里，献给母校献给老三届也献给
我们民族的一份灵魂的薄礼。

——题 记

寄厚望于母校（代总序）

童大林

对这次校庆，我希望不要搞形式主义，热闹一番而已。我建议在校庆期间，做几件事：

一、请国内外校友对振兴祖国献计献策（这方面可举行几次生动活泼的座谈会、恳谈会，口头发言或书面发言均可）。

二、请有专长的或有学术、艺术造诣的校友进行演讲、交流活动。

三、共商如何把母校真正办成一所“面向现代化，面向

世界，面向未来”的新型中学，成为全国乃至世界第一流的中学（这件事，希望现在学校负责同志和教师们解放思想，大胆地设计一个蓝图出来，然后广泛征求意见，到校庆期间再由校友们确定初步方案）。

福建省委曾提出“以智取胜”的战略方针，并非常重视教育工作，我们应乘此校庆良机，为福建和全国的教育事业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1985年9月15日于北京

* 本文为童大林校友为母校60周年校庆所写的短文，文中题旨迄今不仅未过时，且还似就专为母校75周年校庆提出的，故为本文集之代总序。

目 录

童大林 寄厚望于母校（代总序）[1]

最后的母校 [1]

附 录

一九九五年纪事（两篇）[235]

呵，中国老三届！呵，中国知青！！

相逢在闽西

写给母校（六篇）[255]

校庆的欢悲

走向大同

欲向母校诉说

浅灰色的眷恋

“面向未来”的办园中，广大农村乃至世界的第一流幼儿园（这所学校有现在早教育才园之称）的办园经验，为办园提供一个蓝图出来，进行广泛地交流，以便互相学习，互相借鉴，互相促进，互相提高。

福建省委曾提出“以智取胜”的战略方针，对于发展教育工作，我们应予以高度重视，为福建全省人民，为祖国的未来，为子孙后代的教育事业。

目 录

迟到的怀思

净 土

自画像 [269]

我知道，我是一个永远的知青 [272]

年逾古稀的健美操编舞（邹家梅） [286] [285]（黄西）李洪平正九水一

最后的母校及其他之配图 [289]

编 者 本卷后记 [365]

谢春池 总后记 [367]

最后的母校

我已经不知多少回，默默地读着莎士比亚的那句名言：“我们命定要遭遇这样的时代。”比我早生 387 年的这位英国伟大作家的这句话，简直就是专为我们的这一代中国人说的。是的，命定！我们这一代确实有太多的命定，群体如此，个体如此，似乎谁也不能摆脱，如我之人生，如我之中学时代。百年来，兴起新学的中国的中学生，尽管有各自的时代和经历，然而，哪一代的中学生像我们这一代中学生有如此荒诞而又不幸的遭遇？甚至，还以一个共同的名字“老三届”出现于当代社会并载入中国历史？前无古人是没有疑义的，后无来者恐怕也不是一种假设，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泪下——倘若真后无来者，即乃人类大幸也！

是的，命定。

一代人，从小就接受无神论教育否认命的我们一代人，最终，有谁不承认一切是命定？！

是的，命定。

2000年我49岁，越过一道年轮之槛，我就进入知天命之年，知什么天命呢？还有惑。四十不惑实则依然有感，惑至五十未见得就会解。这一代永远有感的人啊，从他们离开中学母校之时，就注定他们是一代永远有感的人啊！也注定他们与中学母校的关系较之其它各届与中学母校的关系更为特殊也更为深切，那是一种完全全切入生命的血脉之缘。2000年我的母校厦门大同中学建校75周年。大我26岁的母校已进入祖母级的年龄，当年我进入她的校园她年轻风华正茂，如今，她垂垂老矣的模样渐渐蜕变，多年前五五楼拆了那地方盖起一幢六层的实验大楼，一字楼拆了那地方成了操场，前些日子作为办公楼的五九楼也拆了，它的后面盖起一幢十分壮观的七层综合教学楼，它的原址将辟为花地，最近，早已成为危房的文虎楼和允泽楼也拆了，此刻，母校何处让从前的学子怀旧？莫说我们之前至20世纪20年代中期入校的学生存世者已为耄耋之人，连我们这一代也都50岁上下，开始走向老迈，然而，我们总在心灵深处祝愿年纪老迈的母校走向年轻。令人欣慰母校确实比从前更年轻，当然，也更美。

是的，我为我有这样的母校自豪。
假如时光能够倒流，让我再回到小学毕业的日子里，重

新选择就读的中学，我依然选择母校。

是的，我非常爱我的母校。

因为，她是我的唯一；因为，她是我最后的母校。

她是我最后的母校。

我在许多场合说过这样的话：厦门大同中学——我读书时的厦门第四中学——是我最后的母校，67届初中6班是我最后的班级，这一班的同学是我最后的同学，这一班的班主任徐福媛老师是我最后的班主任。我的第一个母校是厦门第三幼儿园，第二个母校是厦门大同小学，第三个母校是厦门大同中学，自从1969年6月2日赴上杭县湖洋公社插队离开中学母校，至1977年参加恢复之后的第一次高考落榜，我再也没有一点上学的欲望，也从未再上学，自然也就没有第四个母校。

命定，厦门大同中学是我最后的母校。凭我已迈入人生第四十九个门槛再往前眺望，前方已没有必然让我再就读的任何一所学校，这样的命定真好，我一生中的许多命定当中，这个命定最合我心意，让我一生欣然。这个命定绝非初始就启悟于脑中，在读初中的头两年，我常会想象读完初三毕业时，如何地高高兴兴告别中学母校。很奇怪少年的我从未做过大学梦，来到世上49年，除了77年参加高考将被录取那短暂几个月之外，我从未想去读大学。我不是一个胸无大志的人，不过，我却以为胸怀大志的人不一定非读大学不可。我明白原因不外有三。我是一个厌学的人，读书时过于贪玩，此为一；从小就很不愿做自己不喜欢的事，读大学对

我没有什么吸引力，此为二；家境贫寒，盼自己能早点出来挣钱补贴家用，此为三——因而，当时向往当画家的我，就暗自打算初中毕业即报考鼓浪屿的福建工艺美术学院，如果考不上，就去做工。幼稚的我，怎么会想到，突如其来一场浩劫改变一代人的命运，当然也改变我的命运，至今，以中学母校为最后母校的人，在老三届这个群体中，占绝大多数。这是一代人的不幸，更是我们这个国家和这个社会的不幸，同时，也是人类的不幸！

小学毕业之前，报考中学须填志愿，须填“重点”和“一般”两类中学。那时填志愿，好像也不必和家长商量，家里也不会干涉，打一声招呼即可，至少我就是这样。我在“重点”一格填上“厦门一中”，并非我不喜欢双十中学而偏爱厦门一中，我知道自己成绩不佳，考不上重点中学，填此志愿纯属应付了事。在“一般”一格我未在厦门五中与厦门四中两校之间多加选择就填了“厦门四中”。那时候，厦门五中似乎在厦门各中学中名列第三，好像比厦门四中略为强一些，我不为所动，毅然报考厦门四中。这虽因了邻居有一位正读该校初二的大男生纪迺国，他曾把中学母校鼓吹了一番，使我尚未见面的中学母校变得非常吸引人，更因了我不知从何而来的一种对中学母校的极度向往。与生俱来的缘份！冥冥之中的命定！记得1964年暑假是小学六个暑假中最快乐轻松的一个，长大了，马上成为一个中学生，而且，漫长的暑假没有作业要做。真快乐啊！真过瘾！初考一

结束，就把所有的课本和书搁置脑后，我知道自己考得不好也不坏，读哪一所中学心里有数了，于是，整天不在家里呆，整天跑到外边玩，游泳、打球、逛来逛去……真快乐啊！真过瘾！没有对录取通知书的等待。邻居同校的同学开始接到一中、双十、五中的录取通知书，就互相告知探问，尚未接到录取通知书的我，一点也不着急。过几天，我就接到厦门四中的录取通知书，高兴地拿着录取通知书去找纪迺国，他也很高兴，很有大人样地拍拍我的肩膀，说：“我们是校友了。”“校友？”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很动人的词。我也很高兴地说：“很高兴和你是校友啊！”邻居同小学本届邻班的男生杨金木也拿着录取通知书找我，我和他的两张录取通知书一对照，真巧，两人都分配在初一（6）班，他高兴地说：“我们是同学了。”和他同学我没有什么高兴的，并非我看不起他，而是我还记恨他。他比我大两岁，有些大一点的孩子会欺负小一点的孩子，有一次，三四个邻居的男孩有他也有我，在骑楼下玩“肮啊飘”（一种印着漂亮人物的纸片，用于赌输赢），我说一句他不中意听的话，没想到他突然挥起左手，甩了我一巴掌，跳起就跑，我被打哭，我母亲被惊动，就去追他……几年之后，我又无由地被他打了一次。大概在初二年吧，学校组织学生到郊区农村参加农业劳动，班级自己开伙食，金木也分派去帮厨。有一个中午，收工回来，饿了的同学往厨房涌去，那餐煮的是咸饭，不知因什么事，有的同学说了几句厨房的怪话，我觉得说得还在理，于是，就毫不顾忌地帮腔几句。没想到他气势汹汹扑过